

书
房
画
室



周翼南 著

湖北教育出版社

书
房
画
室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书房画室 / 周翼南著. — 武汉: 湖北教育出版,
2001

ISBN 7-5351-3095-X

I. 书...

II. 周...

III. ①作家-生平事迹-中国-现代②画家-生平
事迹-中国-现代

IV. K825.6②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83258号

书房画室

出版发行: 湖北教育出版社

邮政编码: 430015

电 话: (027)83619605

地 址: 武汉市青年路277号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精一印刷有限公司

地 址: (518019 · 深圳市罗湖区太白路3013号)

开 本: 965mm × 1270mm 1/32

印 张: 4插页 5.5印张

版 次: 2002年3月第一版

2002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1—2 000册

ISBN 7-5331-3095-x/K · 85

定 价: 6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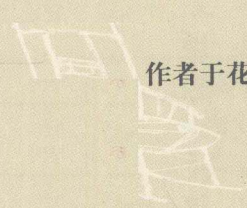
如印刷、装订影响阅读, 承印厂为你调换

序

不知不觉间，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了六十个年头。整整六十年。回想起来，有许多时间是在书房画室中度过的——自己的书房和友人书房，自己的画室和友人的画室。这些都留在我的记忆中，也将随我而去。这么说，并不悲观，人总是要化为另一种形式的。虽然还没有衰老的感觉，我毕竟已入花甲之年，这便诱发了我写这本名为《书房画室》的书，我想根据相识的先后写一些关于人的速写，藉此留下一点自己生命的痕迹，也藉此介绍我结识过的作家和画家，他们对于我，并非是泛泛之交。我企望这本书不止是简单的记录，我企望通过它能反映我们的经历和生存状况，当然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在我写以上这些文字时，历史已进入21世纪。我不知这个世纪有些什么等待着人类、等待着中国、等待着我。窗外并不晴朗，天空灰蒙蒙的，但是我家阳台上的腊梅已经再次绽开，一朵深红的月季花还留在枝头。天气有点冷，但春天已经在望了。

仅以此作为新世纪的序笔。呵在2000年1月1日上午十时。



作者于花桥顶天楼

目录

书房篇 书房篇 书房篇 书房篇 书房篇 书房篇 书房篇 书房篇 书房篇

1962	曾 卓	8
1964	唐翼明 唐浩明	12
1973	姚雪垠	16
1978	周 代	18
1979	绿 原	20
1979	路 翎	22
1979	舒 芜	26
1980	黄 裳	30
1980	唐达成	32
1980	梅 志	34
1982	高 莽	36
1982	谢蔚明	40
1982	彭燕郊	42
1982	何满子	44
1982	耿 庸 路 莘	46
1982	贾植芳	48
1982	牛 汉	50

书房篇 书房篇 书房篇 书房篇 书房篇 书房篇 书房篇 书房篇 书房篇

1982	程千帆	52
1982	姜德明	54
1989	刘绪源	58
1993	冰 心	60
1993	包立民	64
1993	黄成勇	68
1993	倪墨炎	70
1996	王建辉	72
1998	严文井	74
1998	牧 惠	78
1998	马昌仪 刘锡诚	80
1998	张光年	84
1998	龚明德	88
2000	钟敬文	90
2000	启 功	92
2000	王成玉	94

画室篇 画室篇 画室篇 画室篇 画室篇 画室篇 画室篇 画室篇 画室篇

1973	鲁慕迅	98
1973	王文农	100
1973	汤文选	102
1981	苏东天	104
1985	钟儒乾	106
1985	尚 扬	108
1985	李世南	110
1986	易至群	114
1986	谢 申	116
1986	严其昌	118
1992	冯今松	120
1992	聂千因	122
1992	刘文谡	124
1993	贺飞白	126
1993	韩 羽	128
1995	黄永玉	132
1997	鲁 光	136

画室篇 画室篇 画室篇 画室篇 画室篇 画室篇 画室篇 画室篇 画室篇

1997	左汉桥	140
1999	季酉辰	142
1999	黄永厚	144
1999	刘二刚	148
1999	何立伟	152
1999	沈 伟	154
2000	马 得	156
2000	徐乐乐	160
2000	朱新建	162
2000	王生才	164
我的书房画室		168
鸟巢		172



书 房 篇



曾卓是我最早认识的作家之一。1962年，我21岁，在一所小学教书，教书之余写了个关于诗人杜甫的电影剧本，武汉市文联负责人很重视，组织了一次讨论会，给剧本提意见。与会者中，就有曾卓。

我是惊异的。因为我知道曾卓是“胡风分子”（当时是“反革命”的代名词），我还读过批判声讨曾卓的文章。可是，曾卓忽然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，我还得同他握手。他不像“反革命”，是一个穿着随便的、40多岁的中年人。那天开会发言，只有他的发言使我折服。

于是，我认识曾卓了，直到今天，直到我们共同跨入新世纪。

许多年后我才知道，因为他同诗人绿原是好友，因为他同胡风有过接触，因此被株连了，1955年，他的名字进入了有名的“三批材料”中，成了“骨干分子”，被捕入狱。不过，当进一步核实时，曾卓够不上“胡风分子”，更不可能是“骨干分子”。好在那时有几位领导实事求是，由于“材料”是御笔钦定，不能更改，便让曾卓以一种不明不白的身份进入武汉艺术剧院，继续写作，然而，不能用“曾卓”的名姓发表作品。当时曾卓写了个话剧《江姐》，署名为“曾庆冠”，这是曾卓的本名。

这些，当时我是不知道的。曾卓的诚挚消解了我的顾虑和警惕。我同他成了忘年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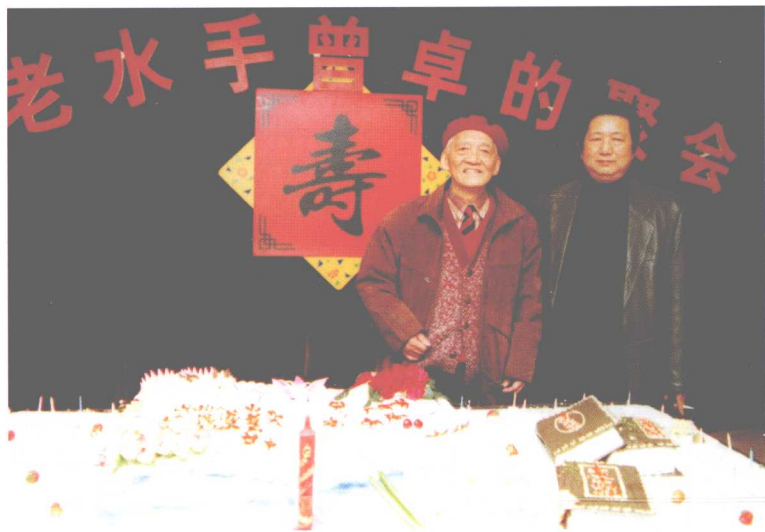
我常常去看他。他在武汉艺术剧院有一间创作室，10多平米。这是他的书房，在这间阴凉的、有着绿纱窗的小房里，只有一张单人床、一张书桌、几只凳子和一个很旧的藤书架。书架上放满了书，放不下的书便散乱地放在床上、桌上和凳子上。

我去看曾卓时，他常推荐一些书给我看。他总是微笑着简单地说：“这本



曾卓

1962



书不错，你拿去看看，认真看看。”

然后，往往是一本很旧的、他看过许多遍的书送到我的手中：有梅林的《马克思传》、罗曼·罗兰的《贝多芬传》、卢森堡的《狱中书简》……以及许多古典名著。我可以列出很长的书目。这些书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心灵和头脑。

在这间小房里曾卓和我谈写作、谈诗、谈我们喜欢的作家，可是曾卓不谈自己，不谈他的境遇。这似乎是禁区。





后来，当强调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时，我同曾卓就停止来往了。因为我那个关于杜甫的剧本在内部受到批判，市文联的负责人作了检查。

再次见到曾卓时是在“文革”中，在涂满红色“最高指示”的大街上，他一家人已被逐出原来的住处，住在一个小巷中的阁楼里，空间低，伸直手臂就

可触到天花板。那个很旧的藤书架还在，上边放着一些马克思、恩格斯的著作。他没有书房了。在这阁楼里，曾卓度过了他的十年，和我谈文学、谈艺术、谈往事——由于这场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我们之间没有隔阂了。在阁楼窗前很旧的书桌上，曾卓依然写诗，写书评，写出来了，他就给我和其他的一些年轻朋友看，他的《悬崖边上的树》还有《听笛人手记》中的一些名篇，就是那时候看到的。

中国“拨乱反正”后，曾卓恢复了名誉，成了武汉市文联的副主席。在1980年，一家人离开了阁楼，搬到台北路一幢“高知楼”里。那时可视为“高知楼”，现在有些人未必会看上眼。但曾卓总算有一间自己的书房了，可以把他喜欢的书和友人送给他的书陈于四壁。我常去看他，在他的书房里聊天，但我总觉得失去



了当年小阁楼里那种沉静、那种单纯……

2001年春节，我给曾卓拜年，他80岁了，我送给他一幅“金蛇狂舞图”，因为今年是蛇年，我让两条飞舞的金蛇组成一个“寿”字，进入新世纪的曾卓和他夫人薛如英非常喜欢，曾卓说，他希望还活上几年，写出他的回忆录——“命运之门”。

我望着身患重病的他，希望能出现这样的奇迹。



我的书架上有唐翼明兄的两本专著：《古典今论》和《魏晋清谈》，前一本属文学范畴，后一本属哲学范畴，均是翼明在台湾文化大学任教后出版的，都是很有见地和分量的专著，显现出翼明的学识成就。特别是《魏晋清谈》，是翼明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写成的专著，现在谈“魏晋”的学人不少，著述颇多，但翼明却能独具卓识，把“魏晋清谈”当作一个独立的历史现象来研究，同时也对迄今对这一专题的研讨作了通盘的检查，因而，他能全面地论述“魏晋清谈”的形成和演变。余英时先生评价甚高，为之作序，认为这本书的出版填补了“中国学术史上这一空白点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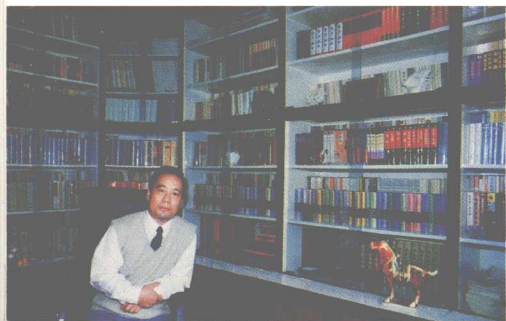
可惜这本书未在大陆出版，许多人见不到，我曾把《魏晋清谈》向有关出版社推荐过，都认为有价值，但由于这本学术著作涉及版权诸多事宜，至今未能出版。我是引以为憾的。

我和翼明相识于上世纪60年代初，那时我们都是中学教师。翼明所在的学校离我家很近，常有往来。待“文革”风暴袭来，我们均成了“牛鬼蛇神”——我是因为写过“反动剧本”，翼明则主要是因为父母均在海外。我们都经受了残酷的批斗，虽然并不在同一所学校，但我们都彼此关心，并未“划清界限”，而且往来更密切了。特别是1971年后，我们都成了“逍遥派”以作画写字自

娱。翼明那时住在一个里弄里，他的居所比我家还要窄小。只要有了兴致，他便到我家来写字。他从小喜欢书法，功底深厚。特别是到了春节，是我们最忙的时候：他写字，我作画，然后用我发明的一种“简易的装裱法”把书画装裱起来，如同晾晒衣服般晾晒在竹竿上，

唐翼明 唐浩明

1964



那情景煞是可观。待干透了，然后分赠亲朋好友。翼明的书法作品当时传布甚广，甚至庐山某处也悬有他的书法，据说胡乔木偶然见到，很是欣赏——我是相信



的，因为翼明的书法飘逸秀劲，当时就有自己的风格。

翼明身上也具有一种诗人的气质，他的旧诗写得很好，可惜的是，他至今未出版自己的诗集。1976年，我和他曾同游黄山，我写过一篇长长的黄山游记，后来公开发表时，因为游记中有些小说笔法，翼明我以“唐灿”代之，因为翼明号子灿。游记中“唐灿”的诗，都是翼明的大作，都是极有文采的。

在“文革”中翼明也认识了诗人曾卓，在曾卓家里，不仅挂有我的画，也挂有翼明的书法。回想起来，这都是充满温馨的回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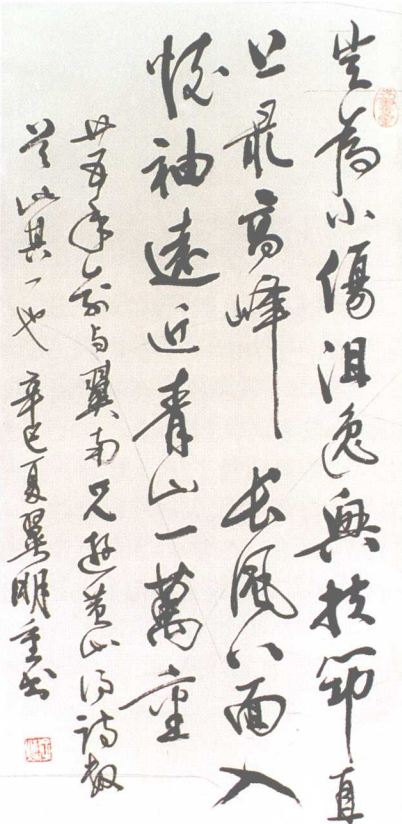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，翼明曾赠我一首诗：

“苍茫天地阔，亘古一江流；

百折气未减，丘山空阻留！”

是的，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的理想追求。我们都在向前走，我们走进了新时期，我们走进了新世纪。1976年后，我朝创作方向发展，而翼明走上学术研究之路，他先考入武汉大学，成为研究生，得到硕士学位后赴美国深造，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获得博士学位，继而受聘于台湾文化大学。





虽然一海相隔，我们仍有见面的机会。因为他在为两岸的文化交流而努力，有时也回武汉与友人相聚，他依然英姿勃勃，一如当年。只是岁月匆匆，我们的两鬓都出现白发了。

但我们的内心依然年轻，这或是天性使然吧？听说，武汉某大学想聘翼明为客座教授，我希望成为现实，这样，他会常来到这座给予他很多人生感悟的城市。或许，我们又有一起作书作画然后分赠亲朋好友的机会。

近日来，翼明寄来他的书房照片，方知他把住处名“观鹰楼”——翼明亦已年近花甲，仍有搏击长空之志，豪气不减当年。

浩明乃翼明之弟。

认识浩明兄，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。其时，翼明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，浩明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。一位成为珞珈山上的研究生，一位成为桂子山上的研究生，堪称佳话。

若把翼明与浩明比，或可曰兄如唐诗，弟如宋诗，翼明的感情大于理性，而浩明的感情则深藏于理性之中。浩明把居处名“静远楼”，心静志远之意也。

初次见浩明时，我觉得，他会成为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。我不曾想到他在文学创作上会有发展建树。想必浩明也是这般想的吧？

中国有句古话：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，这话便应在浩明身上。浩